

東  
維  
子  
文  
集

五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二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志

讀書齋志

醉李吳仲瑤曰幼穎悟長有奇氣而於詩書無所不讀求天  
未見書如不及題其室曰讀書自課早讀若干萬言莫記誦若  
千萬言蓋出則於書少輟入室則入手披而口吟矣妻子責不理  
產及不能廢居。邑則曰我業蓋是仲瑤於書其類若是而余  
最誠不善讀書者也性未能寡慾其讀也不能靜且顛即  
顛又性猝急苟且聞即亟涉欲竟為常恨自課不能如仲  
瑤而仲瑤求余文以誌室亡迺左乎重違其志則曰自蘇儒之

說有尋獲無書可讀而天下之學幾廢不知何雖之文天下之至書也帝典以前有皇墳之書大道所寄善讀者攝左史倚相斷自唐虞以下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高其炳然見於書與二曜齊明不能滅也前聖既往後聖復起易也詩也書也禮樂春秋也皆聖人之書也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而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然有不幸訪訓之溺詞章之隆也吳端小道之亂也吁此非書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則瞽儒之說勝也已斷翰尚有告於齊之君者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以愛之於臣行年七十老於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  
君子之所讀其糟粕已矣吁茲非瞽儒之論也讀書而無有  
徹其蘊之病也仲琚讀書二十年其於聖人之蘊徹矣盈箱  
掩架者可以忘矣若舍之不善讀於扁方有愧焉韓非子  
曰慧者不以藏契書筴知者不以言語詔予願學而未能力  
軻氏曰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讀其書以尚友乎古之書仲琚  
其似之

鐵硯齋志

硯之龍尾以其地名焉肝以其國名帝鴻銅雀以其古玉古瓦名  
竹漆以其靈植巧工名孔研非珍器也而以聖人之德名鐵研非  
珍器也而又以桑生之名志桑生為主司所忌有觀其不舉進

士者生鐵鑄為硯自警之曰研槩則吾業改也卒舉進士及第吁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吾未論其人而尚其志孟子曰士尚志士尚志士而無志尚足以為士哉雲間呂生恂從余授春秋五傳學名其脩業之齋曰鐵硯且鑄青州之鐵為淬穎之具生非尚其器尚吾人之志也志不移吾見生之業成矣故曰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壞斷不吾聞也吾觀者間得於貧窶之人而貴富大姓之子弟未聞也聞有者大率以名始屢而未忽卒於不能竟成非此師父之罪也子弟之志不立也今生年踰冠矣妻妾矣子女矣父兄將以門事委之矣而且乞歲月之暇於父兄曰聞志無地嗜之惟在文藝耳使恂得卒業於其師者幸矣於是屏逐妻子敕斷家事而朝焉夕焉於

是齋脩其業不以祈寒盛夏少輟也生之志不有竟成而光于  
桑氏者乎桑不幸生五代雖擢巍科登相垣蓋無足觀者生  
際盛代志一成事業蓋將過之吁君子非學之難學而無立  
志之志非志之難志而無令名之志生勉之生之門友曰馮生濬  
吳生穀盍亦以吾言警諸

###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樂言  
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  
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得其樂凡喜怒哀惡愛惡無有失其  
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  
也內世俗之樂也外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

益不足惟樂於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  
至也雲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  
求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子  
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幼華盛麗而喜入見聖人之道  
而樂二者交戰于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之未至也希顏  
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目便佞冲乎左右狗  
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一而足也其喜于中者與  
商之喜者似矣其於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  
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  
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  
言其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羅熊席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蘇子所謂不依形而至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歿而有亡者推其盛至於參天地闢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已乎然其浩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一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艤腫之舟

放于大水而致十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  
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照制之之  
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獲為再役也是覆溺道也故  
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  
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覲其浩然是乘舟不得用舟  
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先  
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為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泰  
不花公既為書之而又求志於余為推其浩之有失得其慮而養  
之者未備其道遺其說為記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芳潤亭志

君子論根源者莫大乎世澤之壽者莫大乎六藝之學也故得其

學者鞏固而芳菲深而潤數前人以是始之後人以是終之芳之  
菲無時而歇潤之數無肯而涸矣世之言芳潤者與是異曰爵以芳  
其身而其芳也朝榮而夕悴曰富以潤其屋而其潤也乍濡而忽  
稿豈知大藝之芳潤者遠且大哉吾來吳中得所見之家證其信  
者曰琴虞氏也虞氏曰某公至宣慰使公用大藝之學厚仁根義  
不食其報者已若干世宣慰始克享有榮名五十餘年而其子若  
孫林立穎發出與大縣者三掾史院者一以經行應賢能之書者  
不一而止其為勞也彰矣潤渥矣此任氏講禮樂之亭而有名  
芳潤者非以林地華竹之勝世澤之元臨也至是亭者為伯璋宣  
慰公之第五孫也伯璋齒方壯惇行孝友又善尊師好學先  
于前人二時名卿賢大夫皆折行輩交之吾知任氏之芳澤交

全感而未艾也不然何具子孫之多且賢歟吾不及識宣慰公而  
幸伯璋與吾遊嘗觴吾亭之上講求六藝之所深得且求言  
以為志吾於任氏之芳之潤益培而馥使世而彌章益疏而沃  
使物而彌天也竇有望於伯璋故書

### 竹西亭志

客有二三子持竹西揚公子卷來見鐵厓道人者一辯曰大廈之  
西有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協夫鳳凰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  
也一辯曰首陽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風可以師表百世此吾  
公子之所以取號一辯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騷人醉客之  
所歌詠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道人莞爾而笑曰求竹西者何  
其遠也哉伶倫協律於嶰竹未既竹之用也孤竹之子餓終于

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廣陵歌吹又淫哇之靡竹之所嫌  
也地無往而無竹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長石羅浮慈姥文  
竹之所也公子居雲之澳滌蕩之所敷筒輅苦之所叢結亭  
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諸遠哉雖然東家之西迤西家之  
東也竹又何分於東西界哉吾想夕陽下春新月在庾闔闔從  
兒至公子鼓琴亭之所歌商聲若出金石不知協律之有嶰谷餓  
隱之有西山騷人醉客之有平山堂也推其亭於兔園莫非吾植  
推其西於東南莫非吾美二三子何求西之隘哉三子者矍然失  
容慄然下意遂巡而退道人復為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  
善言余竹西者乞書諸亭為記歌曰望娟娟兮雲之皇結氤氳  
兮成堂百艸芬而易薰兮孰與玩遺芳口美人之好飾兮辟氛台

而清涼豈大東之無所分若稽首乎西皇虛中以象道分體員以  
用方又烏知吾之所分為西為東叶當

### 芝蘭室志

芝端州也非薰草孔子善人之論取以配蘭而言香何也蓋蘭有三  
秀如之者曰芝蘭芝蘭非工物也之作蘭花則象山陸氏志故  
孔子以之蘭對鮑為言晉人以芝蘭對玉樹言傳曰仲尼蘭鮑  
荀卿逢麻亦獨以蘭言也朱子蘭辯曰古之所謂香花葉皆香  
燥濕無變今之所謂蘭花雖僅香葉乃無氣質又脆弱豈古  
君子之可刈而佩者乎為之喟然曰古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  
也古之香斯可也言之香艸亦不見則艸木亦有隨時而變者乎  
離騷子悲於芳草豈可寓辭乎嗟未也而為生者去偽以芝蘭

命室來謁記庸詎知其寶之芝蘭皆孔子之所稱者乎抑朱子  
之所謂不可為君子之侪者乎生怵然變色曰離騷子悲芳草之  
變者傷亂世之君子某之名芝蘭之室者其與無世之君子居也  
盛君子某幸首得見其人某人者天下士也次得見某人某人者  
一國士也又次得見某者人一鄉士也十年不得見先生而今日見  
之非某之所謂之世芝蘭乎世蘭芝乎不幸有變者雖當吾門而  
必鋤况入吾室乎其不變者難在野而必來况在吾室乎予聞其  
言而疑之為之歎曰芝蘭在野兮不以野而自傷芝蘭在室兮不  
以室而自慶叶世服艾以盈腰兮羌獨佩蘭以為常寫操兮歌  
吾商芳菲兮彌章

桐廬章木氏客處錢唐委巷中得一室陋而且隘自題曰齏齏  
既得待制杜公本書其題又移書雲間請予志予復以稗官之  
說婁士有三百齏為何神所請者子何樂以其請者自居乎  
章木曰士不可以一日而忘齏味人味乎鸞脯鳳脂者有而未有  
知齏味者十二日而不知齏味其道殆已予又復之曰齏又從非  
青齏奴作韭齏其味最天下生殺帳下奴之漏其術者子之齏  
亦有是乎章木曰此音同名而異味者青州奴烏知齏味哉使  
知齏味金谷不墟二十四友不禽也子聽其言遂為論次曰漢稱  
生眼空天下士謂荀彧差可語餘皆酒齏飯囊耳世以生民脂  
膏養天下之酒齏飯囊民亦不幸甚哉守道息食于齏齏  
而出而可天下生民飽食而廣居也子之齏其得自使而人得而

過陋哉隸之辭曰蠶之室兮儒之宮一室之隘兮天下之容吾何隘  
乎兮蠶而志乎高臺大墉蠶之蠶兮士之茹一茹之苦兮天下  
之朕吾何醜夫蠶而志乎龍肝鳳脯

### 漱芳齋志

雲間呂生自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取陸士衡語也而有請於  
余曰吳俗嗜好尚權利次貨殖婦女狗馬及方伎服食之祕也  
恂賴大人廕雅知有義方又賴先生教顯習在藝六時、能伸  
筆引舌漱其餘芳足以自朕蓋不知俗有權利貨殖婦女狗  
馬服食之祕之嗜好願先生有以志諸室以儆予入吳雅有喜  
呂氏父之善教其子也又喜土之嗜好異於庸衆人而善承其教  
也而芳則難言也何也芳者大道之英至治之馨也世之泰其

芳在天下世之否其芳在六藝天下之得之者斟矣離騷子思  
得之曰芳菲菲而彌章至於悼時不得則曰哀衆芳之蕪穢  
其所以自但於萬三千言者則亦徒得諸齒吻之膏脈積之護  
而已耳其能沾溉全楚之國哉然其芳不溉全楚而溉于天下  
後世也遠矣故得其芳者瞬息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焉可也  
嘻騷之芳且爾況聖人六藝之芳乎陸氏子服膺儒術者著之三  
百篇蓋亦有志於芳矣而實未嘗得之使其得也其能去舊鄉  
奸新國甘即戎服敗河橋以遺華亭老鶴不勝之怨哉方今聖  
天子思至治之馨表章六籍以取士士有不在六藝科者不得  
奸時以進生於六藝能救其芳之所獨得異於陸氏子也而又遭  
逢盛時以大科進焉則其芳也肯為離騷乎離騷不為也又